

读师范的那几年,正是国足蓬勃发展时期,四川全兴、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山东泰山、大连万达……那时的重庆还不是直辖市,没有绘画专业课的时候,我和一群男生在教室里围着一台黑白电视机为四川全兴呐喊。师范毕业后,我分配到当地一家银行工作,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表弟以全县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一所大学。原来,那个夏天,爱上足球比赛的小男孩,早已将梦想的种子烙刻在小小的心灵,在人生这个绿茵场,每一次奔跑,传中,射门,都是朝着梦想的那个球门,积聚力量。

时光煮雨,岁月经年。2004年里斯本光明球场,雷哈格尔创造希腊神话。那一年,我们在朋友的家里看欧洲杯决赛,我们为葡萄牙流泪的时候,那个递给我纸巾的腼腆男生,成为未来无数个夜晚陪我一起喝啤酒,吃烤串,看球赛的人。

20年过去了,曾经的小小罗已然成长为葡萄牙的国民偶像C罗。前几天看欧洲杯F组小组赛葡萄牙和捷克的第一次交锋,39岁的C罗依然奔跑在球场,让我回想起二十年前里斯本光明球场那个青葱少年。那个倔强的少年十年磨剑,在2016年的法兰西,小小罗破茧成蝶,引领葡萄牙登上欧洲杯的冠军领奖台。

往昔如烟,我们回到今天这场比赛,当比分僵持在1:1的时候,第92分钟,替补上场的小孔塞桑一记绝杀将比分锁定在2:1,葡萄牙迎来首战告捷。当C罗伸出双手将小孔塞桑紧紧拥抱的那一刻,我流泪了,那个曾经追着老爸(老孔塞桑)要C罗签名的小屁孩终于赢来了自己偶像的拥抱,这一瞬间不是英雄迟暮,廉颇老矣,而是一种传承。

那天和薇讨论足球赛,我们聊到爱神埃里克斯,还有土耳其的教练蒙特拉,当年的意大利国脚——意甲射手、外号小飞机……他们奔跑在绿茵场的时光,何尝不是我们青葱岁月的记忆啊!

那个曾经给我递纸巾的男生现在依然陪我喝啤酒,看球。这一刻,我恍然明白,奔五如我依然守着最深的夜看足球赛,或许那些记忆里留下的每一场足球赛,都曾经丰盈了我的闲暇时光。现在,我们追着看足球赛真的是一种情怀,一种怀念,怀念那一个个咬着冰棍盯着黑白屏幕的夏天……

足球时光

□袁野(重庆)

夏至的前夜,闷热的天空终于撕开了一道口子,龇牙咧嘴的雨倾巢而出,似乎想狠狠地把热气锥进地壳下面。芒种夏至是水节,如若无雨是旱天,这场铺天盖地雷吼震天的雨及时送来清凉,也正好伴着暴雨的声响,迎来欧洲杯小组赛C组第二轮比赛——丹麦对阵英格兰。

那天下午,老同学薇发微信问我晚上看不看球赛。我回复她:肯定会看。她说:想想,我俩都奔五的女人了,还怀揣一颗热烈的心追欧洲杯。

这句话一下戳中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根神经。记忆穿过时光缆索回到那个蝉虫啁啾的暑假,那是被越位球、定位球、任意球、角球、点球填鸭式塞进大脑的夏天。喜欢看动画片的我,被表哥和表弟强拉着学习看枯燥乏味的足球比赛,表弟说你不爱看足球比赛的原因就是因为看不懂,我们教你。仅仅因为少年时期经常为争电视频道而萌生的一个纯洁而简单的想法,让我爱上了看足球比赛。少年的我,或许还没看懂足球运动的真正魅力,但我记住了表弟如鲜芽般稚嫩的脸庞和那新月般澄澈而又笃定的目光:姐姐,相信我,我一定会去很大很大的足球场踢足球。那一年是1988年,我十岁,表弟八岁。

那时电视频道靠电视机伸出来的触角接收信号,我们只能看到自己生活的这片天空。也就是那一年的夏天,在地球的另一端,一个叫慕尼黑奥林匹克球场的地方,第八届欧洲足球锦标赛在那里举行。那时的联邦德国分西德和东德,所以欧洲杯也叫西德欧洲杯。那一年,年仅二十四岁的荷兰前锋范巴斯滕一记零角度破门的球缔造了足坛神话,最终橙衣军团以2:0战胜苏联队夺得冠军。而我,知道范巴斯滕已是三年过后。

上初中的时候,坐后排的男生也是足球迷。他买了一张世界地图,那时我们喜欢看意甲联赛,知道AC米兰、国际米兰、尤文图斯……那些难记的外国足球运动员的名字,就像化学元素代码一样烂熟于心,马拉多纳、贝肯鲍尔、巴伯托巴乔、菲戈、齐达内……只要有足球比赛,这个男生就会在世界地图上找到举办的城市作标记。那张被标记了各种颜色的世界地图,早已成为他心中为之拼搏奋斗的人生航图。那一年,丹麦球队一路过关斩将,最后续写了丹麦童话荣摘桂冠,那是1992年。那个后排的男生,三年后考入北京体育学院。那一年,表哥出国,我考入异地师范学校学习美术,我们“铁三角”看球组合,也在那一年解散。

饲鸡记

□宋扬(四川)

鸡可以说是六畜中最寻常一种。在农村,鲜有不养鸡的人家。当下,甚至在小城市的屋顶,也有人偷偷养鸡。偶有人将公鸡养在城市的单元楼中,惹得周末不愿闻鸡起床的上班族在小区业主微信群里抱怨声一片。时空切换,一个到乡村过夜的城里人未必会被打鸣的公鸡闹醒,何故?回乡即是休闲,紧绷的神经一旦松弛下来,鸡鸣犬吠也成了助眠乐音。倘若仍有人抱怨睡觉受扰,一要反思自己是否太矫情,二该想想自己对某些物、事、人是否执念太深。

“鸡屁股下抠生活”——这是那些年农村养母鸡的真实目的。鸡屁股下的蛋能换钱,油、盐、酱、醋、火柴、肥皂……这些日常生活必需品都等着拿鸡蛋去兑换。养上几只母鸡,虽对置办电风扇、黑白电视机等大件于事无补,但对零打敲凿的小物件却功莫大焉。

若遇上家里来客人,如果不是那种非待以大鱼大肉不可的贵客,一盘炒鸡蛋或者两颗糖水荷包蛋,照样是体现主人家热情大方的“脸面食儿”。有一年,邻居家办喜事,来了不少远方亲戚,一时住不下,遂安排几人来我家借宿。第二天一早,母亲把几碗荷包蛋端到那几人面前,母亲的贤惠、好客,借邻居之口一下传遍了村庄。来而不往非礼也,后来,我家亲戚也去邻居家借宿,得到了相同的礼遇。母亲和她

煮的鸡蛋,成了进一步融洽邻里关系的催化剂。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鸡偶尔也会引发邻里纠纷。比如,某家散养的鸡跑到别家自留地啄烂了刚栽下的菜秧子,吃光了才冒出头的菜芽儿。一季蔬菜泡汤,意味着接下来的几个月将无菜下饭,受损人家当然急,一急,“指鸡骂人”的话不由自主就出了口。鸡的主人呢,自知理亏,聒话虽不中听,也只得听着、憋着。偏有骂鸡者似乎觉得不足以泄心头之愤,遂略过“桑”的婉曲,直接骂“槐”。这下,被骂者不干了——想想祖宗十八代与几窝菜比,自己吃亏不少,哪还能“熟视无睹”?于是,双方你来我往,声嘶力竭,口沫横飞……可最后也没争出个孰胜孰败。只要两个女人不动手,两家的男人倒也稳得住,抽烟的仍然抽烟,挖地的依旧挖地,男人的沉默最终消弭了女人间的口水战。但是,也有极端例子,若某家男人插了手,另一家男人也势必参战。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弯刀、扁担、锄头……随手能薅到的就都成了武器。武器变凶器,很可能就是一场血光之灾。你家伤筋动骨一百天,我家医药费花去几百元,对骂、对打的两家人这才后悔——我为啥不把鸡关在栏里呢?我为啥不在地头插一圈拦鸡的蔑条呢?

鸡犬相闻,往来种作。养鸡本为让日

子过得安然平缓,殊不知,平静如水的乡村生活,也会因为几只鸡而闹得漩涡陡生,暗礁迭露,深究其因,还是彼时物质匮乏,鸡也金贵。

金贵的鸡,经不起一场鸡瘟席卷。鸡瘟见风跑,村庄的鸡们纷纷中招倒下,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般。连头天还气宇轩昂把母鸡撵得满树林跑的公鸡之王,也一下子萎靡得像一块呆立的石头或一张团在一起的旧抹布。此时,最心疼鸡的莫过于女人。眼见鸡一只只倒下,女人愁那些鸡,更愁那些无以为继的油、盐、酱、醋、火柴、肥皂……我们小孩子却是欢欣鼓舞,手舞足蹈——终于能饱餐一顿鸡肉了。运气“好”时,午饭刚消灭一只鸡,午后竟又躺下一只。鸡瘟最猛的那几天,天天吃,顿顿吃,简直就是一场接一场从未有过的饕餮鸡肉宴。有啥办法呢?鸡半死不活,卖不掉,只得自己吃。瘟鸡不比正常鸡,即使加入大量青椒、子姜,也终究有一股无法压制的微臭味。换作今天,瘟死的鸡怕是无人敢吃的,但在彼时,对已“多月不知肉味”的我们而言,不啻于“瘟助我也”的一种美食拯救,压制我们满嘴涌动的口水,滋润我们干涸的胃。

如今,鸡蛋、鸡肉在美食菜谱上,已不再被奉为主臬,但那些年,养鸡的温暖和伤痛,以及遗憾与幸运,却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

阅读副刊精品,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



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